

部定大學用書

# 中國政治思想史

---

第一冊

蕭公權著

國立編譯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印行

部定大學用書

# 中國政治思想史

第一冊

蕭公權著

國立編譯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上海再版

(\*33614A 滬報紙)

學部  
用定  
書大

中國政治思想史 第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蕭公權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 凡例

一、本書採政治學之觀點，用歷史之方法，略敘晚周以來二千五百年間政治思想之大概，以供各大學政治系學生參考之用，其西周以前之一段，因文獻寡微，暫援孔子闕疑之例，不立專篇敘述，只於孔孟諸章中隨時附見。

二、本書體例以時代爲經，以思想派別爲緯。其取材以前人著作之具有理論價值者爲主。影響較大之政論亦酌量述及。專對一時一地實際問題之政論則一概從略。

三、本書敘述各家思想，力守客觀之態度。偶有論評，亦意在辨明其歷史上之地位。非敢任意抑揚，臆斷得失。

四、撰者學殖荒落，而本書屬稿值抗戰期中，參考圖書又頗不便。匪特見聞未廣，尤恐紕繆滋多。事先不及就教高明，尙希不吝隨時賜正。

# 總目

## 緒論

### 第一編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創造時期

第一章 先秦政治思想之流派

第二章 孔子

第三章 孟子與荀子

第四章 墨子

第五章 老子與莊子

第六章 管子

第七章 商子與韓子

### 第二編 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上)——因襲時期

第八章 秦漢之墨興法

第九章 賈誼至仲長統

第十章 呂氏春秋至王充論衡

第十一章 王弼至葛洪

第十二章 韓愈、柳宗元、林慎思



第十三章 唐朝五代道家之政論

第十四章 兩宋之功利思想

第十五章 元祐黨人及理學家之政論

第三編 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下)——轉變時期(上)

第十六章 劉基與方孝孺

第十七章 王守仁與李贄

第十八章 黃宗羲與唐甄

第十九章 王夫之

第二十章 太平天國

第四編 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上)——轉變時期(下)

第二十一章 康有爲與譚嗣同

第二十二章 梁啓超

第二十三章 嚴復

第二十四章 章炳麟

第五編 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下)——成熟時期

第二十五章 孫中山

參考書舉要

索引

# 目次

## 緒論

## 第一編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

### 第一章 先秦政治之流派

#### 第一節 歷史背景

#### 第二節 地理分佈

#### 第三節 交互影響

#### 第四節 時代先後

### 第二章 孔子

#### 第一節 孔子之身世及時代

#### 第二節 從周與正名

#### 第三節 仁

#### 第四節 德禮政刑

#### 第五節 君子

#### 第六節 大同小康與三世

### 第三章 孟子與荀子

#### 第一節 孟荀之時代及身世



|     |          |     |
|-----|----------|-----|
| 第二節 | 民爲貴      | 六六  |
| 第三節 | 定於一      | 七〇  |
| 第四節 | 一治一亂     | 七四  |
| 第五節 | 禮        | 七五  |
| 第六節 | 治法與治人    | 七九  |
| 第七節 | 天人之分     | 八三  |
| 第四卓 | 墨子       | 九五  |
| 第一節 | 墨子之身世及時代 | 九五  |
| 第二節 | 兼愛交利     | 九八  |
| 第三節 | 尙同       | 一〇一 |
| 第四節 | 天志明鬼     | 一〇四 |
| 第五節 | 尙賢       | 一〇七 |
| 第六節 | 節用       | 一〇九 |
| 第七節 | 非攻       | 一二二 |
| 第五章 | 老子與莊子    | 一二三 |
| 第一節 | 老莊之身世及時代 | 一二三 |
| 第二節 | 反者道之動    | 一二五 |
| 第三節 | 無爲而無不爲   | 一二八 |
| 第四節 | 齊物外生     | 一二二 |
| 第五節 | 在宥       | 一三三 |

第六章 管子

第一節 管子之身世及時代

第二節 尊君與順民

第三節 以法治國

第四節 經俗

第五節 經產

第六節 經臣

第七章 商子與韓子

第一節 商韓之身世及時代

第二節 勢

第三節 農戰

第四節 法

第五節 術

四六

四六

四六

五二

五六

五八

六〇

七〇

七〇

七四

七八

七八

八三

# 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冊）

## 緒論

### 一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起點

吾國歷史，世推悠久。溯其遠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斷自晚周爲始。此實勢有必然，非敢數典忘祖。三代以前，社會淺演，書契無徵，固不待論。卽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尙在草創之中，學術思想殆亦方見萌芽，未能具體。況文獻不足，紀載闕失，縱有學說，已難考見。孔子生春秋之時已歎二禮無徵。（註一）洪範九疇雖或爲夏禹致治之大法，而文辭簡短。商書雖多爲信史，而記載疏略。（註二）至於殷墟甲骨貞卜契券之文字，雖可據以推想古代之制度，（註三）而究非學術思想之紀錄。凡此皆歷史家與考古家之重要資料，而就政治學之觀點論，殊覺其鮮裨實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國政治思想作較有統系之研究，至早祇能以周代爲起點。蓋吾國古代文化至周而盛。吾人雖不必從夏曾佑之說，謂『中國一切宗教典禮政治文藝皆周人所創』（註四）然學術思想之爲周人所創，則爲至明顯之事實。

周代學術之大興，不在西周盛世，而在東遷以後之春秋末葉與戰國時代。（註五）政治思想亦於此時突然發展，蓋自孔子以師儒立教，諸子之學繼之以起。『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註六）持故成理之政治學說，風起雲湧，蔚爲大觀。吾人今日雖不能依據史實確斷其驟盛之原因。然就當時歷史環境之大勢，與乎文化進步之通則，尙可作大致不差之推論。政治思想興於晚周之主因有二：簡言之，卽社會組織之迅速變遷，與偉大思想家之適生其會而已。周室自平王之末，已趨微弱。諸侯強大，『秦、晉、齊、楚代興』（註七）遂釀成春秋之騷

勢。封建制度既就崩潰，貴族之社會組織與生活亦同時發生變化。士族與庶人間之界限逐漸消失，（註八）貴族原有從政掌學之特權亦普及於平民。（註九）史家所謂王官失守者，殆非虛構。且列國並存，相爭雄長。同文壹教之術猶未用世。思想自由，學無拘禁。處士得以橫議，『邪說』亦可大行。而國君圖強，每重才士。魏之文侯，田齊之稷下，（註一〇）尤爲戰國時代之著例。當此『天下無道』，社會蛻化之際，不僅爭亂頻仍，民生困苦，而舊日所以維繫人心保持秩序之風俗制度皆動搖崩壞，失其原有之效用。深思遠慮之士，對此鉅變之原因與影響，自不免加以疑問批評，而提出抗議或補救之方。政治思想，於是勃興。上述種種情形，春秋已見其端，至戰國而更甚。（註一一）故思想之發展亦至戰國而始極。然社會環境僅爲思想萌芽之條件。苟無天資卓絕之思想家如孔、孟、莊、韓諸人適生此特殊之環境中，何能造成吾國學術史上此重要之『黃金時代』。故政治思想起於晚周，由於千載一時之機會。而吾人即以此時期爲研究之起點，誠亦有其自然之理由也。（註一二）

## 二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甲）按思想演變之大勢

西人論吾國文化者每謂其偏於守舊。學者遂或疑吾國之政治思想亦歷久頓滯，古今不變。其實中國政論變化之劇烈迅速，雖未足與歐洲相比，（註一三）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確經顯著之重要變化，且可循其變化起伏之迹，而將此二千餘年之思想史分爲下列之四大段落：

（一）創造時期 自孔子降生（公曆紀元前五五一）至始皇統一（紀元前二二一）爲時約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戰國時代，學者通稱之爲先秦時代。

（二）因襲時期 自秦漢至宋元（紀元前二二一至紀元一三六七）爲時約一千六百年。

（三）轉變時期 自明初至清末（一三六八至一八九八）爲時約五百年。

（四）成熟時期 自三民主義之成立以迄於今。（三民主義之講演在民國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則在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以後居英之兩年中，即一八九六與一八九八之間。）



先秦爲創造時期，其事顯明，無待贅說。然孔子自謂「述而不作」，（註一四）門人復稱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註一五）墨子「用夏政」，（註一六）而其言每兼稱堯、舜、禹、湯、文、武。（註一七）道家二家，推算黃帝。法家立言，且或以諸國刑書爲依據。（註一八）是諸子之學，悉有淵源，非盡出心裁，憑空立說。創造之名疑有未安。吾人請釋之曰：創造者非無中生有之謂。春秋以前之人既有政治生活，豈無政治觀念。古籍如詩書所載天命民本，禮樂兵刑諸說皆經先秦各家所採用，而成爲中國政治思想中之要旨。然此等舊說，原來既乏系統，含義亦較簡單。必分別經先秦大家之發揮董理，然後斐然成章，蘊蓄深遠，進爲一家之學說。此融舊鑄新之工作，實無愧於創造。譬如工師建屋，木石磚瓦皆仰給於成品，固無礙於堂構一新也。復次，漢書藝文志有諸子出於王官之說。（註一九）孔子從周，其教人之詩書六藝於諸子中殆最近官學。故章學誠謂「六經皆先王之政典」，（註二〇）「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註二一）以此類推，則先秦政治思想已具體於春秋戰國之前，儒墨道法之學乃因襲而非創造。（註二二）此論雖能成理，然不必與吾人之說相悖。請以儒家明之。孔子之政治思想雖以成王周公之制度爲根據，然非墨守成規，舉先王之政以爲後生之教。必於舊政之中，發明新義而自成一家之言，然後七十子乃心悅誠服，奉爲宗師。若其僅傳周公之政典，「符節匭合」，毫無損益，則詩書六藝，當時既爲官書，文武方策之政未經秦火，周魯所藏，得觀者豈僅孔子。（註二三）左傳所載春秋士夫言談中能稱引詩書之文者不乏其例，何以儒家之學必以孔子爲宗乎。吾人如謂孔子就文武之成規，加以自得之創造，而以之爲設教立言之資，似較近情理而易通也。雖然，吾人認先秦時期爲創造，尙有一最重要之理由，爲上文所未道及而應注意者，則無論諸子學說之來源如何，其本身實「自我作古」，開後學之宗派。秦漢以至宋元之政治思想雖不乏新意義，新內容，而其主要之觀點與基本之原理，終不能完全超出先秦之範圍。必俟明清海通以後，外學輸入，然後思想爲之不變。故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者，春秋以前可以存而不論，先秦時期則不能不認爲全部工作之起點。其所佔地位之重要，可以不言而喻。總之，先秦思想，對春秋以前爲融舊鑄新，對秦漢以後爲開宗立範，創造之名，由此而立，或不至於大誤。



先秦之創造，不由憑空杜撰。秦漢以迄宋元之爲因襲，亦非悉出模倣，步趨古學，而絕無進展與改易。始皇併吞六國，封建之天下一變而爲郡縣，創二千年專制一統之政體。社會之環境既殊，則先秦百家競起，各創新學之盛況，自亦難於繼續維持。同時正以環境不同之故，秦漢以後之思想家雖因襲前人之觀念與名詞，而政治之對象既已迥異，則其所持觀念之內容，與所用名詞之含義，亦勢不能與古人悉合。故嚴格言之，秦漢以後之政治思想不必有變古之名，而每有變古之實。吾人以此期之思想遠不如先秦之富於創造精神，而思想家亦多無意於創造，因以『因襲』稱之，非謂此千六百年之政論悉守晚周之舊也。抑吾人更須注意，先秦諸子，各立門戶，辯生末學，相攻尤烈。如孟拒楊墨，（註二四）荀非十二子，（註二五）墨氏譏儒，（註二六）莊生評騭諸家道術，（註二七）此皆最著之例。當時雖意在尊師說，息異端，然不過入主出奴，各有是非，交相勝負。正如羣雄角逐，未知鹿死誰手。及至秦漢各家後學相攻已久，接觸已多，於是互相折衷調和，而寢有學術混同之趨勢。放棄門戶之見者遂成雜家之學，（註二八）堅持門戶之別者亦參採異端，以與師說相糅合。參合之限度不同，故學說之純駁不一。因此周末及秦漢學術每呈下述之二態。一爲學派之名號猶昔，而思想之內容有異。二爲一派之中間有分支，而數派之間反相混合。（註二九）自此以後，先秦學派之能繼續存在者，雖尚壁壘森嚴，而所守者不過舊學之主旨。其變易之尤甚者或至體貌不殊，而精神迥別。然既仍互相爭辯排斥，則其求勝之心，無異於古人。政治統一之後，專制君主每欲致思想之統一。始皇『以吏爲師』，武帝推尊儒術。此種『別黑白而定一尊』之辦法，未必遂能消滅諸家爭勝之心，使其相攻，趨於和緩。故秦漢以後爲學術內容調和之時期，亦爲學術派別決戰之時期。秦亡後之千餘年中，各派相爭雄長，隨歷史環境之轉變而相代起伏。或先盛而後衰，（註三〇）或既廢而復興，（註三一）或一時熄滅而不再起。（註三二）或取得獨尊之地位而不能壟斷全局，（註三三）或失去顯學之勢力而仍與主潮相抗拒。（註三四）思想之內容雖隨時代而屢變，其大體則先秦之舊。絕對新創之成份，極爲罕見。

因襲時期政治思想潮流衝激之大勢，簡言之，乃中國學術上之長期內戰。其交戰之團體爲中土固有之學派，其爭鬪之利器爲先秦舊創之學說。千六百年中僅南北朝時代佛道二教關於致敬君父，分別夷夏等問題之爭

辯爲異域思想參加戰爭之例外事實。然爲期甚短，對思想進展之趨勢，未有顯明之重要影響。學術內戰之結果，雖非政治思想之全部停滯，然中國君主專制之政體，自秦漢開端，此後殊少改變。先秦思想既以社會環境之劇變而驟興，秦漢以後之思想亦以社會環境之變動較少而缺乏創造之成分，此誠一極自然之現象，毫不足異。苟非明清時代西洋之武力與文化藉海通而相繼不斷侵入中土，恐政治思想之因襲時期或不能至宋元而終止，其轉變時期亦未必至明清而到來也。

吾國政治思想轉變之直接原因爲外力之激刺。佛教東來，開異族文化侵入之端。五胡亂華，露異族入主中國之兆。然二者雖促成政治社會宗教哲學各方面之騷動與進步，而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轉變。蓋佛教爲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極出世之人生觀又適與老莊思想有相近之處。其不能對政治思想有所貢獻，亦意中事。至於晉代亂華之諸胡，其文化均低。佔據中原以後，文化則自動『用夏變夷』，（註三五）政治亦不能越出建號稱王之故智，尤不易有促動思想轉變之能力。必俟明清時代海通之後，歐洲之高度文化隨傳教士而播於中土。加以閉關自守之局既破，昔日大一統之『天下』突然變爲世界上列國之一。而積弱之餘，更屢爲外國所侵侮。如此空前鉅變，自不免激起思想上之革命。此殆爲轉變時期見於明清之主要原因。再則蒙古入主中國，約一百年。人民備受異族之欺凌荼毒，儒家之仁義禮樂，法家之尊君重國，明法飭令，道家之知白守黑，任天無爲，以及一切中國固有之政理治術，均經歷史之事實證明，不足以保民族之自存，則窮極生變，明清政治思想自不得不另闢途徑，向新方面以前進矣。

轉變時期雖包括明清兩朝之五百年，然明代以至清初不過略見轉變之端。除舊更新之大轉變，直至晚清，然後發動。蓋明清之初，遺民志士以反抗異類政權而發揮種族思想，一變傳統思想中之大同主義。中明以後陽明學派以反對宋明理學之桎梏而發揮自由思想，亦圖衝決網羅，肅清尊古守舊之結習。凡此雖具重大之意義，明示轉變之方向，然其本身所據觀點與所含內容，仍自舊學中蛻化而來，終不脫前人之窠臼。雖知革故，未逮鼎新。及至太平天國崛起，始本基督教義，參以民族思想而產生吾國空前之思想轉變。此後則戊戌維新，辛亥

革命，無論其所持之主義爲何，其受西洋思想之直接影響，而與二千餘年傳統思想相對抗，則不謀而合。吾人斷不可因新思想中每接受舊學說之一部份，遂疑其仍與先秦以來之『道統』完全一貫。良以清季維新及革命思想家之採用舊說，皆按自立之標準。其採用一家之言，非以其爲古聖先賢之說，而以其適於現代國家之用。權衡在我，取舍從心。（註三六）思想自主之風氣，殆爲先秦以後所創見。

辛亥革命，思想爲轉變時期之結局，亦爲成熟時期之起點。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五權學說融會古今，貫通中外，運獨到之特見，集一代之大成，不僅樹革命之理論基礎，而立國之根本大道，亦於是完成。二千餘年之政治思想，至此乃臻成熟之境。

### 三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

（甲）按思想之歷史背景

上文就二千餘年中思想演變之大勢，<sup>一能</sup>分爲四期，雖不盡妥，或無大誤。吾人又可就思想之歷史背景，而劃分爲下列之三時期：

（一）封建天下之思想 包括春秋及戰國時代，與上述之『創造時期』相當。

（二）專制天下之思想 包括秦漢至明清之二千年，與『因襲時期』及『轉變時期』之前大部份相當。

（三）近代國家之思想 包括清末戊戌維新時代及辛亥革命以迄今日，與『轉變時期』之後部及『成熟時期』相當。

期』相當。

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按制度演變之大勢而分期。吾國政制自商周以來，凡經三變。商周之際，部落社會（註三七）漸近而成封建天下，（註三八）此爲一變。始皇併吞六國，劃天下爲郡縣，定君主專制之制，此爲二變。晚清失政，民國開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終止，此爲三變。段落分明，早爲人所共喻。吾人若按此政治制度史之段落以劃分政治思想史之時期，誠極自然之事。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不發生於周代極盛之時，而興起於就衰之後，上文已略述及。故先秦之思想均以封建

天下爲其背景，而不必悉以之爲對象或理想。試舉諸家之著者言之，如孔子『從周』（註三九）其思想以封建天下爲背景而兼理想者也。孟子百里可王，天下定一（註四〇）之說雖不尊周，而亦未否認封建之理想。墨子『非攻』實爲對戰國侵伐兼併之抗議，其『尚同』之說明揭『國君』『家君』（註四一）壹義之事，則亦純然爲封建天下之思想。道家二家，與此相異。老子近乎放任主義，莊子近乎無政府主義，二者皆消極對晚周政治作激烈之批評，而提出缺乏歷史根據之自由社會爲理想。法家如商鞅韓非諸人則承認戰國七雄爭長之實際情形而發爲富國強兵尊君重令之學說。其思想之背景既非盛周之封建，其理想又傾向於嬴秦之專制。故諸子之中儒墨擁護已就崩潰之封建天下，法家預想行將出現之君權一統，道家則否定歷史上之一切制度。

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以秦漢至明清之制度爲背景。先秦諸家各視其本身能否適應此歷史之新環境而決其宗派之盛衰，儒家適應之力最強，（註四二）故其道統最長遠，實力最雄厚，非任何宗派所能及。法家思想雖傾向於專制，且事實上爲嬴秦統力之基礎，似應大盛於專制之天下。然申韓之學自李斯致用之後，其法令名實諸旨漸已成爲實用之治術，終止學理上之發展，而其君臣守法，『令尊於君』（註四三）之要義則與君主專制政體之精神根本衝突，尤難爲人所接受。故秦漢以後，雖間有法家之言，終不能預於顯學之列，足與儒家相抗衡。專制政體得先秦法家之助而長成，乃旋即棄之不顧，使歸於微弱，縱非梟食其母，亦似得魚忘筌。專制天下之亂多治少，恐此爲原因之一。墨家本與儒家同爲封建天下之思想，而不能如儒之善變。加以『其道大澁』（註四四）『若燒若焦』（註四五）又不似儒家具有詩書禮樂，五行三統諸術，上足以『合文通治』（註四六）下亦可以粉飾太平。故秦漢以後，宗風頓息，終專制天下二千年中遂成絕學。（註四七）道家思想之時間性，較諸家爲最少。其消極之態度始終大體一貫，未曾因封建天下之改爲郡縣而有根本之改易。故除在極短之時間，曾爲朝廷所採用，取得獨尊之地位（註四八）以外，老莊政治思想爲專制天下時期反對專制最澈底之抗議，與儒家思想對立，略如野黨之於朝黨。每值盛世承平或方衰而未亂之際，則儒勝而道微。紀綱崩壞，生民困苦，則無爲無君之思想乘機興起。直至宋元以後，專制政體之發育達於極點，然後此抗議之聲始趨消息，而政治思想之中不復有獨立之道家